社 会 学 研 究

# “找典型”:时间叙事对质性研究的启示

刘 亚 秋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　要:** 时间叙事中的“找典型”,来自“相似意象”的叠加,它让某类反映本质的现实/现象具有了“重影”。通过这一机制,它去除了主体一时的偏见以及时间本身,让这类现实具有了某种超时间、超主体和超现实等特征。“相似意象”借由非自主回忆方法,重塑“经典时刻”,它是过去和现在所共有的特征。可以将这类“找典型”的方法视为时间叙事的一个重要研究方法,它对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构成重要启示:要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生活和世界,不一定非要遵循概括的逻辑,可转而采用“提纯”的方式,借由“经典时刻”,让“物”自己开口说话,发现事物真相/本质的同时又不有损于经验的富足。这种方法可以为费孝通晚年提出的“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以及人文社会学研究提供启示。

**关键词:** 找典型;相似意象;时间叙事;质性研究;普鲁斯特

**中图分类号:**C 91-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25)01-0165-10

众所周知,普鲁斯特在《追忆似水年华》中以“非自主回忆”的方法完成对过往生活的叙事,对此已有很多研究。笔者通过进一步探索,将之视为一种“找典型”的方法(通过相似意象的途径),并认为它可以为社会科学的质性研究提供新的知识增长点。“找典型”的方法在人文社会科学中并不少见。在社会学人类学中也存在一种“找经典”的方法,它构成质性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此有较为深入的讨论。其中主要分为两类观点,第一类观点认为,社会科学的找典型方法,尽管属于定性研究,但依然遵循基本的科学原则。例如张静、折晓叶等人的研究。张静认为,案例分析聚焦碎片式的孤立故事,但也遵循社会科学的逻辑,借助对事态关系的因果性(起因或中间因)和情景的效用(实际发生的作用结果)加以挖掘,其不仅在于可揭示复杂性,更在于可揭示出新的知识。① 而且,这类知识的结果会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联想和感受。这里的似曾相识指的是知识性命题,即在不同案例中,出现关键特征、要素关系或者解释原理的相似,而不是指经验材料的表象(指发生的具体事件、组织体、行动者和过程)完全雷同。

周晓虹在口述史研究中也发现了“似曾相识”现象,并认为可以用“既视感”(Déjà Vu)这一概念来表达它。既视感本意是“基于不确定的过去来体验当下而产生的任何主观上的‘不恰当’印象”,例如,置身于历史场景的回忆之中,叙事人会产生一种“此时此地或此情此景,在过去的某个时期似乎已经完整地经历过一遍”的似曾相识感。这种现象具有相当的普遍性。② 在口述访谈中,这种“既视感”还包括一种看到、但实际上未曾经历的感觉,这是亲历者的记忆错觉,但它是一种确实存在的心理真实。③

这类研究的发现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折晓叶指出了其中的艰辛,在于很多质性研究难以成就高质

---

**收稿日期:**2024-03-13

**作者简介:**刘亚秋,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① 张静:《案例分析的目标:从故事到知识》,《中国社会科学》2018 年第 8 期,第 126—142 页。

② Brown, A. S., “A Review of the déjà vu Experience,”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 129, no. 3, 2003, pp. 394-413.

③ 周晓虹:《口述史、集体记忆与新中国的工业化叙事——以洛阳工业基地和贵州“三线建设”企业为例》,《学习与探索》2020 年第 7 期,第 17—25 页。

量的成果,大多数研究常常像是“雾里看花”一样,搞不清就里,又似粗茶淡饭,不易咂摸出味道。① 本文凸显的普鲁斯特的“找典型”方法大致可以在这里再深入一层。正如折晓叶指出的,这类研究是一项提问、审美和解释的工作:它不是“精准技术”而是开放性的探讨,魅力不在于严格而在于审美,目的也不是证伪而是提问和解释。它追求典型性,而非代表性。所谓典型性,是指个案集中体现某一类别的现象(个人、群体、事件、过程、社区等)或共性的性质,至于这个类别所覆盖的范围有多大,如王宁指出的,则是模糊不清的。② 它重视现在时与在场感、真实感,以及深描(格尔茨语)的效果。

如果说,上述定性研究视角聚集的是社会科学范畴(即便强调这一方法与实证主义有所差异,但也将其视为实证主义方法相对应的题目/反题,正如韦伯的反实证主义方法和涂尔干的实证主义方法的差异),那么,第二类观点则聚集于主观主义方法论范畴。例如应星提到的叙事研究的特点,它在社会科学中处于边缘地位;这类叙事研究方法是最具主观性和戏剧化色彩、最难以验证真实性和科学性的研究方法,自然也就最易遭人诟病。其与科学的可靠性、可重复性和代表性原则等之间存有张力。如果说严苛的科学规则可能限制了研究者对社会的想象力,导致某种抽象的经验主义,那么应星则强调一种主观色彩颇浓的叙事分析方法的价值。③

这与社会学的主流范式之间存在差异,社会学界长期以来都是依循逻辑—科学的模式来建构自己的书写实践,而主观主义色彩颇浓的叙事分析不仅是一种文学手法或情感表达方式,也是一种认知世界的方法。④ 它既不能被看成像艺术那样具有奔放的创造性,也不能被看成像科学那样具有广负盛名的系统性。⑤ 应星将这类研究方法视为社会学的人文取向,它是一种处于科学与艺术之间的田野工作方式。⑥ 基于此,肖瑛等人进一步指出文学对于社会学的意义。肖瑛指出,科学与艺术、文学与社会学、感性与理性、虚构与科学、个性与结构,并非二元对立的,而是相生相杀、紧密关联。虚构不仅不独存于社会之外,而恰恰可能是敏感的研究者用以理解和再现所处社会的民情结构、想象美好社会的手段,并可能产生深远的实质效果。⑦

案例分析可以被视为社会学家的“找典型”方法的一种表达方式。对于典型在社会学研究中的意义,学者们的讨论已非常之多。在研究方法上,很多人会不自觉强调社会学与其他学科的差异,尤其是与文学的差异。但是经典社会学家丝毫没有忽视不同学科间的关联,例如布迪厄在讨论社会学对于文学的价值时指出,文学表达和科学表达本质上了无差异,都企图再现社会世界最深刻的结构。只不过社会学家的关注往往还在传统范畴之内,例如布迪厄对福楼拜的《情感教育》的分析,出发点是结构主义立场,表现为在他对“权力场”的分析。⑧ 国内社会学者对文学与社会学之间关系的探讨在当下也有了较为丰富的积累,例如肖瑛等对《马桥词典》和《飘》的分析,⑨刘亚秋对生活细节与社会学范式之间关系的探讨,⑩严飞对社

① 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② 参见王宁:《代表性还是典型性——个案的属性与个案研究方法的逻辑基础》,《社会学研究》2002 年第 5 期,第 123—125 页。
③ 成伯清:《时间、叙事与想象——将历史维度带回社会学》,《江海学刊》2015 第 5 期,第 100—106 页。
④ 应星:《略论叙事在中国社会研究中的运用及其限制》,《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 年第 3 期,第 71—75 页。
⑤ 哈里·沃尔科特:《田野工作的艺术》,马近远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 年第 1 期,第 30—53 页。
⑥ 应星:《“田野工作的想象力”:在科学与艺术之间——以〈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为例》,《社会》2018 年第 1 期。
⑦ 肖瑛:《从社会学出发的文学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3 月 20 日第 6 版。
⑧ 参见肖瑛:《从社会学出发的文学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 年 3 月 20 日第 6 版。
⑨ 肖瑛:《变革时代的家与个人:对〈飘〉的解读》,《学海》2021 年第 1 期,第 32—53 页;肖瑛、孙绍文:《“格”与准自然社会中的公共秩序——基于〈马桥词典〉的分析》,《开放时代》2017 年第 5 期,第 144—165 页。
⑩ 刘亚秋:《“生活性”与“社会性”:社会学与文学的对话》,《广东社会科学》2021 年第 5 期,第 192—201 页。

会学与非虚构写作之间关系的思考,①郑少雄对作家阿来及其作品的研究,②等等。

总体上,上述都可以被归为广义的质性/定性研究。当然,可以看出,定性研究之间不尽相同,包括很多种类,内容上十分复杂。其中有一类是更不容易被社会学者说清楚的,这便是折晓叶提及的“审美”或“鉴赏”意涵上的定性研究。费孝通在晚年提出“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时提及此,③并以“直觉”等概念来探索它的特征。在社会学发展早期,齐美尔专注于现代性的碎片研究中有许多关乎“直觉”的讨论。可以说,面对这一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后续的主流社会学家常常表现得力有未逮。一直以来,被社会学家视为“边缘”的作家和作品中则有着更为丰富的思考,例如本雅明、克拉考尔等人的研究。与这类学者的智识和创造有着密切关系的普鲁斯特及其作品,可以为我们说明上述提及的质性方法中的“典型”“直觉”“似曾相识”概念等提供进一步的理解空间。

鉴于以上思考,本文聚焦于文学中的“找典型”方法对于社会学质性研究的启示。找典型方法涉及社会研究中的表达真实等问题。对此,社会科学家们在方法论中有所表述,但仍存在意犹未尽之处。文学家普鲁斯特的自传体小说《追忆似水年华》,以社会学与口述史研究的视角来看,很有个人口述史和生命史的叙事意味。虽然其体裁和形式是文学,但正如普鲁斯特对这一作品的定位,它更是一部探寻生活真相和生命真相的作品。对其中使用的方法的探寻,或可推进理解社会学相关方法论的思考。

事实上,社会学家们也提到过类似“相似意象”方法论的作用。单一意象和相似意象,在很大程度上,就如同社会学方法论中的单一个案和多个个案。例如折晓叶指出,从典型性的生活逻辑中提升理论特别是创新理论,不是单个案例研究的任务,而要通过多个个案的比较研究才能达成。④ 面对多个个案,社会学通常进一步以比较研究的方法来甄别和比对,折晓叶提到横向比较、纵向比较以及深描等方法,从而去揭示现象背后隐藏的逻辑。在这里,存在一个从生活到理论的提升或发现过程,即经由“故事—现象—道理”的提炼过程。这里的理论提炼,类似普鲁斯特提到的“相似意象”这一“超现实”和“超时间”的发现和萃取。

而时间叙事至少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哈布瓦赫的涂尔干式的模式,⑤第二种是普鲁斯特的寻找相似意象的模式。前者是记忆的解释模式,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认为我们所有的个体记忆都是由社会决定的,因之都是一种集体记忆,他指出了人之存在的社会性特征。后者是记忆的“打捞”模式,更确切地说,普鲁斯特研究的并不是记忆,而是遗忘,他正是借助“相似性意象”打捞起尘封已久的记忆,并在相似意象的比对中,去寻找社会和个人生命中那些根基性因素,⑥以表达我们所经历的生活/生命的真相。可以说,普鲁斯特的时间叙事,更贴近于人之存在本身的特征,以及社会生活本身。⑦ 因此,笔者将之视为社会学质性研究中关乎案例研究的一个知识增长点。

## 一、寻找典型的时间叙事

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借助偶遇的某物的启发,让回忆主体记起过去岁月中的某一个印象,在过去和现在之间,至少有两个意象是相似的,笔者将之视为“找典型”方法的起点与核心。正是通过对这一相似意象的深耕,让我们认识到生命和生活本身。而这种找典型也可以说是“似曾相识感”的一种深化,即通过探索相似意象,发现世界的真理。

---

① 严飞:《把“人”找回来 ——回归生命基调的社会学深层叙事》,《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2 期,第 133—142 页。

② 郑少雄:《阿来如何反思藏边村庄的命运:从〈空山〉到〈机村史诗〉》,《新视野》2019 年第 1 期,第 122—128 页。

③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第 5—16 页。

④ 参见折晓叶:《“田野”经验中的日常生活逻辑:经验、理论与方法》,《社会》2018 年第 1 期,第 1—29 页。

⑤ 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

⑥ 萨缪尔·贝克特:《论普鲁斯特》,陈俊松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74 页。

⑦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徐和瑾、周国强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214 页。

**(一)“相似意象”**

在这类“找典型”的方法中,由于时间是多重的(例如马塞尔童年在贡布雷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时与成年后在巴黎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时,所占据的是不同的时间),所表达的现实也是多重的。他通过“相似意象”去找典型,归根结底,这是一种精神层面的现实表达方式。其中,一个案例是多个早晨的相似意象。《追忆似水年华》中,马塞尔从床上醒来,但他所记叙的早晨,并不是一个特定时刻的早晨,而是多个早晨的杂糅。在寻找典型和表达典型的过程中,这多个早晨(的景观)被“抽离”出了一个早晨,当然,这个经典早晨也有具体的场景和氛围,是由多重时间中的物质组成,它表达的是作家的精神世界,是作家所体会到的现实的特征。借助多个早晨的相似意象,经由精神世界的“抽离”和“统合”,去除了单一早晨的“杂质”,①一定程度上达到最大客观化地呈现(经由主观世界的)外部世界(“早晨”)的特点。普鲁斯特正是通过这一机制,让事物的本质显现出来。而这一过程就是找典型的过程。

这一找典型的过程是通过寻找相似意象来完成的,在《追忆似水年华》这一鸿篇巨著中,相似意象是通过一种“非自主回忆”的方法来完成的。所谓“非自主回忆”是说,这种记忆不是回忆主体去主动搜寻的;依靠主动搜寻,反而达不到目的,主动是普鲁斯特所拒斥的运动。他是被动的,例如,某种不经意间飘来的味道的启发(“小玛德莱娜点心茶”),某个不经意间所做的动作(“弯腰脱鞋”),某次不经意间的冲撞(在高低不平的石板路上险些摔倒)……记忆的大门由此被撞开。这些不经意间发生的瞬间,在普鲁斯特的“相似意象”的找寻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是它让“相似意象”具有了典型的意义,因为它不仅带出了过往的一段岁月,更让回忆主体有(喘息的)机会深入体察生活的本质——貌似我们拥有很多时间,但其实我们能够记住的没有多少。也就是,生活中真正触动我们的,以及让我们成长的时刻,其实并没有多少。在岁月流逝中,能够让我们重拾起生命主题(关涉“生命是什么”)的时刻,就是经典时刻。而它之所以被经典化,是因为它在“非自主回忆”中被复活了,并在精神层面指向现实的本质,这就是主体经历过的生活的真实以及生命的真实。

“非自主回忆”貌似一个动作,在不经意间打开了记忆的阀门,今日的某个形象(味道或动作)带出了往日的清晨(花香或某个逝去的亲人),让今天和过去的某一个时刻重合,其中至少包括两个时刻。所以说,“非自主回忆”是制造经典时刻的方法。如本雅明指出的,普鲁斯特呈现的是繁复交错的时间,他真正感兴趣的是时间流逝的最真实的形式,即空间化形式;他把生命过程表现为一个(经典)瞬间,那些本来会消退、停滞的事物在这种浓缩状态中化为一道耀眼的光。② 这种浓缩状态,就是“找经典”的方法带来的效果。

**(二)“重影”**

这种“典型”依赖的至少是两个时刻——现在和过去。经典时刻一定是一种建立联系的时刻,当过去从束缚中挣脱出来,被我们窥见时,“它会使我们突然呼吸到一种新鲜空气,因为这正是我们从前曾呼吸过的空气”,③这种来自过去的“空气”,只有在它被我们再次呼吸的情况下才可能给予我们深刻的更新感。这种经典时刻,是一种“重影”;它的样子,正如普鲁斯特所说的,“在即刻和某个遥远的时刻同时感受到它们,直至使过去和现在部分地重迭”,④它必须有过去的要素,同时也有现在的要素。“重影”来自时间(对某一意象/现实)的不断加强作用,这种作用力让本质得以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破茧

---

① 这里的“杂质”是指与真相/本相不相关的因素。

②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张旭东、王斑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226—227页。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第175页。

④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7卷,第175页。

而出”。由此,在现在的立场上,普鲁斯特才会说,“真正的天堂是我们失去了的天堂”。① 这一“时刻”在本质上是过去时,但打上了“现在”的光影(现在我们体验到了它,并感到愉悦),由此被打捞了上来。“现在”也有(过去)那一时刻的部分特征,因此过去和现在都有了“重影”。带有重影的就是经典时刻。

“重影”意味着这种经典时刻在本质上是超时间的,也就是说,它是与时间无关的。普鲁斯特指出,感受在“过去”的某一天和在“现在”所具有的共同点,品味着它所拥有的超乎时间之外的东西;只有借助现在和过去的那些相同之处,才会到达它能够生存的唯一界域,“它享有那些事物的精华后才能显现其生命,也即在与时间无关时才能显现生命”。② 这里所谓的“生命”是指,“重影”(或被“提纯”的本质)仍然是一种“活”的状态,是构成不断向前的现实的基本特征。它仍然“活”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实里,只是我们单独依靠一个意象无法全面体察到它;要捕捉到它,需要经过“过去”与“现在”的相似性意象的比对,即需要一种“重影”效应。

**(三)“超现实”**

相似意象具有一种“无时间性”,与(某一次)行动无关、与即时的享受无关,“当神奇的类似使我逃脱了现在的时候才显现,才来到我面前”。③ 当然,之所以能够体察到“神奇的类似”,在普鲁斯特这里必须借助“非自主回忆”方法,而非那种主动记忆或者理性的方法。只有非自主回忆才有能力“使我找回过去的日子,找回似水年华,找回我的记忆和才智始终没有找到过的东西”。④ 它不是指简单的“过去的日子”,即不是实在的过去,而是一种(经过提纯的)经典时刻。它同时也是超越过去的,相比于过去(它也是“单一意象”)来说,它需要一个“重影”(相似意象),来赋予岁月以光彩,“它同时为过去和现在所共有,(但)比过去和现在都本质得多”。⑤

在相似意象中,关键因素是印象,但它最大限度去除了个体的主观因素,从而将事物的普遍性特征揭示了出来。例如,爱情对于某个主体的作用,普鲁斯特发现,爱情甚至与对象无关,而与主体的情欲特征有关。爱情对象可以是“多”,而主体情欲特征则是“一”。在不同阶段,叙述者马塞尔陷入与不同人的爱情之中,虽然与不同人的爱情的具体情况不同,但模式上有很大相同之处,这与马塞尔这一主体的情欲特点相关。主体情欲中的嫉妒、怀疑等特点,也分布在每次爱情之中,推动爱情经历萌芽、发展、高峰、衰落等阶段,最后走向消亡。他对希尔贝特、盖尔芒特公爵夫人、阿尔贝蒂娜等人的爱情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特征。由于情欲主体的同一,才有了相似意象的形象,这种相似意象经过时间考验,沉淀了下来,或可称之为一种“岁月的深情”,其实它就是生命的本质或曰生活的本质。

日后回忆起的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过去”,可能在我们经历它时是失望或无比幸福的,我们那时并不知道它是经典时刻,所以才会有“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李商隐《锦瑟》)的惆怅感。普鲁斯特指出,这是一条不可回避的法则,这也意味着它的客观实在性。这条法则使出“绝招”,“使某种感觉,同时在过去和现在发出诱人的光彩”。⑥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经典时刻表达的是一种人所共有的“感觉”,而非其他;它就是生命的本质和生活的本质。

经典时刻与现在、过去相关,但同时又既不是现在,也不是过去,它也“不仅仅是过去某种感觉的反响、复制品”,⑦而是一种感觉本身,它是“一段处于纯净状态的时光”;⑧它无疑是一个“提纯”,是逃脱

①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5 页。
②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5 页。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6 页。
④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6 页。
⑤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6 页。
⑥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6 页。
⑦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8 页。
⑧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6 页。

了时间制约的存在片断,会转瞬即逝;可以借助“非自主回忆”将其分离和固定下来,就如同画家和摄影师固定下某个场景。它具有冲击力,就如同被召唤出来的角斗士,使马塞尔“在一高一低的铺路石板上或面对一杯茶水神不守舍,在它显现的时候力图保留住它”,①它强迫马塞尔全身心地相信自己处于它的包围之中。

经典时刻隐藏着的超时间或超现实是事物的本质,它通常是隐蔽的,但同时是永远存在的,是唯一丰富和真实的现实。相比这类现实,普鲁斯特认为,社交界现实中的快乐,会由于摄入粗制滥造的食物而引起不适,友谊也是一种虚与应酬。我们日常沉溺的种种(也包括爱情),事实上并不是真正的真实,而是虚妄(变动不居)的存在。真正的现实的特点如下:它一旦获释,我们身上的“真正的我”,有时仿佛久已死亡、实际上却并非全然死去,在受到“相似意象”所奉献的绝世养料时,开始苏醒、活力渐增,曾经听到过的某个声音或者闻到过的气味立即被重新听到或闻到;它既存在于现在,又存在于过去,“现实而非现时,理想而不抽象”。②

## 二、经典时刻中的经验富足

这一经典时刻富含满满的经验感,它绝不抽象,本质上也是生命对世界的体验,饱含“肉眼看到的一切和只有灵魂能够看到的欲念世界的种种感觉”,③它是一个整体,呈现出一种灵动难言的“神韵”。盖尔芒特亲王府的坚硬的餐巾,让叙述者马塞尔产生了非自主回忆,这类回忆中的“物”绝不仅仅存在于一个瞬间,而是饱含了生活的整体形象。

### (一)回忆的无限性与经验感的富足

可以说,社会科学家们运用“找典型”方法的过程中,常常发生由于使用抽象机制而导致现实匮乏等状况,即经验感被抽干,或经验发生变形。而在普鲁斯特的“找典型”方法中,日常的经验感反而由贫乏演变为富足。这种富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本雅明的“灵韵”来表述之。这里的灵韵是指,一些图像(画家的画或摄影师的照片)从现实中摄取了灵韵,就像从一艘下沉的船只上抽出淡水一样。④ 现实的图片不因被“提纯”而变得干枯、干瘪,反而变得比(“单一意象”)现实本身更加饱满,因为它富含了现实的本质,更加厚重,就如同一幅经典的画、一张传世的照片。

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中的经验感的富足程度,正如本雅明在评价普鲁斯特时所说,就像泛滥的尼罗河水。⑤ 而经验在工业化时代显得弥足珍贵,在讲求机械复制的工业化时代,本雅明指出,艺术的灵韵受到挑战,因为经验已经贬值。深层原因在于,我们交流经验的能力被剥夺了。在这个时代,经验从未像这样惨遭挫折:战略性经验被战术性的战役所取代,道德经验被当权者操纵。⑥ 本雅明认为,在这样的时代,小说家往往承担了讲故事人的形象,这是一个让其“生命之芯”在他的故事的柔和烛光中徐徐燃尽的人。⑦ 而普鲁斯特正是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人。

笔者认为其中至为关键的一个方面在于,普鲁斯特通过一种制造典型的新方法,给我们指出了在现实中求真同时又不失其丰富性的独特路径。可以说,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在求真,而艺术的求真不同于科学的求真,后者遵循一套自然科学的逻辑思路(通常为归纳和演绎),而前者则呈现了某种更丰富、更难以归纳的本真性现实。普鲁斯特使用相似意象的方法(找典型)便是其中之一。这个方法或多或

---

①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8 页。

②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7 页。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80 页。

④ 本雅明:《摄影小史、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王才勇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8 页。

⑤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 215 页。

⑥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 96 页。

⑦ 本雅明:《讲故事的人》,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 118 页。

少决定了他的风格——句子像泛滥的尼罗河水,呈现了复杂的经验感。

这种方法,让他不是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去描述生活,而是把生活作为经历过的记忆描绘出来;无疑,这是一种记忆的编织方法,本雅明指出,他所记录的其实不是记忆,而是遗忘。① 被遗忘的往昔借由一个不由自主的瞬间的触动,那些沉寂的往日于是翻滚而来,吞没了记忆主体。而这些,也正是普鲁斯特展示给我们的生活的本质或品质,它是建立在人自身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手里总是攥着些许经历过的生活的丝缕,哪怕它们是松散的、难以辨认的;普鲁斯特对之进行编织,他遵照了回忆的法则:虽然经历是有限的,但回忆是无限的。② 而回忆的法则,也正是个体经验的原则。

普鲁斯特在检查校样过程中,就表现了这一特征,当出版商把校样拿给普鲁斯特,请他改错字时,他在清样的边缘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所有的空白都被新的文字填满,但错字一个都没改! 这意味着,经验感如同记忆一样,也是一种主观的过程,它的界限掌握在口述者的手中,当有经验感的讲述者边想边讲,他的讲述就容易成为一个“泛滥”的口述史文本。

我们能够看到,普鲁斯特将尼采的“永恒轮回”和与之对应的“无聊感”做了创新性的处理,这便是,在生活的“重复”中,发现了更深的生活的本质,他找到了“真实”。让两个或多个意象的重复叠加,让生活的色彩更为浓重,并爆发出生命本身的力量。他对相似性(意象)有着一种充满激情的崇拜,本雅明认为,他更钟情于带有怀旧病的意象。③

普鲁斯特所处时代是支离破碎的,如他笔下所写的,在那个时代,世界是四分五裂的,家庭、人格的整体、性道德和职业的荣誉早已破碎不堪,布尔乔亚们矫揉造作。④ 世界的形象不仅是变的,还是破碎的,在这样的状态下,普鲁斯特抓住了前后相似的“意象”,那是真正能震撼他心灵的、激发他内在改变的形象。这与社交界的规则形成了鲜明对比,且对比越鲜明,就越能看出这一发现的意义。他的发现不仅有利于他的身心(自我救赎),更有助于他的读者——帮助我们去观察世界和生活,乃至发现自我。

**(二)以直觉突破习惯的遮蔽**

普鲁斯特的“非自主回忆”方法,具有一种超验主义的特征,也在于他主要使用一种直觉的方法,非要给理想的和看不见的东西赋予一个形象,非要用他认为适当的模式将印象人格化、将抽象具体化。他用这种方式捕捉到了模式、印象以及事物本身。⑤

在这一过程中,他拒斥习惯将这种印象淹没。在没有被习惯“削弱”的情况下,他以一种本能的直觉将生活陌生化。例如从东锡埃尔回来,马塞尔刚踏进家门,就看到外祖母的疲惫老态,这呈现出一种震惊式的经验感。因为一段时间没在家,外祖母变得陌生;如果一直在家里,我们就会对亲人的老去视而不见。这种是将熟悉的东西陌生化后的效果。可以说,这类经验感的表达之所以重要,在于普鲁斯特以另一种视角重新观察了自我和亲人的关系,这是让熟悉生活陌生化的一个方法。这种方法的运用通常是难以描述的,但由于普鲁斯特总能从我们以为平凡的事情中,指出特别多的内容来。

普鲁斯特尤为重视这类经验的震惊感,因为日后它会被习惯磨平,“习惯只要用很少一点时间就能使我们初次接触的神圣力量失去神秘性”。⑥ 而似曾相识的感受中,充满了突破习惯的“震惊感”,他从品尝小玛德莱娜点心茶的过程中,紧紧抓住了这种震惊感,带着我们走进了经验的深层。相似意象发挥作用的机制中,就包含了将熟悉陌生化这一内容。

---

①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第 215 页。

②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第 216 页。

③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第 218—219 页。

④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启迪:本雅明文选》,汉娜·阿伦特编,第 221 页。

⑤ 萨缪尔·贝克特:《论普鲁斯特》,第 84—85、82 页。

⑥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3 卷,潘丽珍、许渊冲译,第 130—131 页。

这类经验感的挖掘依靠的是一种本能的直觉,而普鲁斯特去探索这类经验的实质时,(通过相似意象间的比对)也几乎摆脱了意志这个“杂质”,他认为功利性的意志不过是理智和习惯的仆人。而直觉表达的经验是一次突破,相似意象就来自直觉的作用。普鲁斯特对经验的探索是沉思性的,是一种理解行为,与(主体偏要如此的)意志无涉。这里面暗含着与哈布瓦赫的一次对话。哈布瓦赫的记忆研究,聚焦的是“理智和习惯”类记忆,而不是脱离了主观意志的“非自主回忆”。哈布瓦赫的记忆法则受到习惯的支配,而且习惯是普遍存在的。但习惯无法看到世界的复杂性,它导致了感官的萎缩。① 习惯也容易成为一个说谎者,因为它对生活中的异常视而不见、有意忽视。当我们面临死亡时,几乎一切都是为了生存的习惯也将随之土崩瓦解,让人堕入深渊。普鲁斯特认为,习惯是人的第二本性,第一本性(直觉)则对应着更为深刻的本能,而且这一本能不只是为了自我保护,②更包括突破。只有它才可以直面现实的残酷性,以及现实的复杂性。③

**(三)经验感的整体性和具象性**

“相似意象”就是打破习惯的一个机制。当然,仅有“相似意象”还无法支撑起复杂的经验感,经验感是整体性的存在。叙述者马塞尔的整个的人格、生活以及对世界真实的诸般感受,一起构成了一个整体性的经验感。这种经验感是言说不尽的存在。普鲁斯特对经验的发掘,让我们体会到,要了解乍一看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事情是多么困难,而在本雅明看来,这正是经验本身的实质。其经验感十分富足,没人能像普鲁斯特那样,会把那么多事情指给我们看,他那只指点事物的手是谁也比不上的。而且,普鲁斯特在处理经验时没有任何形而上的兴趣,普鲁斯特的经验感体现在他对“非自主回忆”的表述中。在这个层次上,记忆不再一个个单独地呈现,而是模糊地、形状不清地、不确定地、沉甸甸地呈现出来,好似渔网的分量能让渔夫知道他打捞到了什么。④ 这一串回忆经过普鲁斯特的甄别,呈现出了一系列“相似意象”,而世界的真相,正是借此呈现出来。

寻找相似意象,这种扎根于形象的具体化方式,也使得普鲁斯特身上不存在意志的崩溃,相反,这类经验感也是他救赎自我的方式。贝克特认为,普鲁斯特是印象主义的,这是指普鲁斯特对各种现象进行非逻辑陈述,他的时间顺序极其难懂,事件的推进时断时续。可以说,普鲁斯特拒绝概念,偏爱印象,并怀疑因果关系。相比于逻辑性的知识,他更青睐于直觉性的,而后者正是经验的特征。本能的感知(直觉)一直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占据首要位置。通过直觉,去发掘、发现、揭开真实,而不是用逻辑推理出真实。普鲁斯特的象征主义表现出的是一种真实性,它独特、精确而具体,⑤是象形文字——“相似意象”提供了真实。印象之于作家犹如实验之于科学家,科学家主要用理智(逻辑推理),作家用直觉(印象)的方法工作。普鲁斯特用这种方法,指给我们看经验表层下的生活本质。

## 三、结论与讨论

可以说,普鲁斯特用非自主回忆方式完成了他对经验和现实的建构。自主回忆和非自主回忆构成一对张力。前者是一种理性的产物,后者则是感性的产物。普鲁斯特专注于后者,他的记忆充满了被动性,但普鲁斯特认为,真实的生活/真相就在这里。对于生命来说,我们的境况也是如此被动,不知生也不知死,在这种貌似绝望的生存处境中,普鲁斯特在“似曾相识”的直觉中,抓住生命的礼物——非自主回忆,他也因之得到救赎。

---

① 萨缪尔·贝克特:《论普鲁斯特》,第 11、82 页。

② 萨缪尔·贝克特:《论普鲁斯特》,第 12 页。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2 卷,桂裕芳、袁树仁译,第 185 页。

④ 本雅明:《普鲁斯特的形象》,汉娜·阿伦特编:《启迪:本雅明文选》,第 222、227、228、230 页。

⑤ 萨缪尔·贝克特:《论普鲁斯特》,第 69、72、75、78、82 页。

(一)以相似意象描画生命的规则

寻找普鲁斯特的“相似意象”是本文的入手点和核心,这种“相似意象”让原本单薄的某一时刻具有了岁月的“重影”,它在本质上是一种心灵再次被触动的时刻,将现实“加厚加粗”;由于这一现实多次呈现,使得原初发生的那一刻具有了特别的意义,例如马塞尔“弯腰脱鞋”的瞬间,它成为经典时刻。

相比于社会学家,普鲁斯特归纳的相似性内容是由更为复杂的机制决定的,在这种相似性之上,他看到了传统社会学家没有强调的人与世界互动的“生命”规则。“非自主回忆”强调生命体这一发动机,以及建立于生命之上的一种相似性规则。普鲁斯特以个体的回忆为基础,指出了个人如何去探寻生活真实的路径;而探寻真实的生活,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共同追求。普鲁斯特提供的路径,明显溢出了社会学范式。表现在他在社会/文化规则之外,加入了更为本体的生命因素,这为描画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乃至我们的生命,提供了更有生长力的理解路径。

(二)经由“提纯”而非“概括”的典型

普鲁斯特通过“相似意象”提供的理解路径,如同格尔茨所说的,其力量不取决于使各种解释连在一起的严密性,这反而会使解释失去声誉。① 这种叙述看起来愈是可信,反而离真相愈远。理论建设的根本任务不是整理抽象的规律,而是使“深描”成为可能;不是越过个体概括,而是在个案中进行概括。② 如果从推进质性研究的角度去看待《追忆似水年华》,不仅会看到普鲁斯特在个案中进行“综合”的痕迹,更会看到他在“深描”方面的能力。

更确切地说,不应称这一“综合”为“深描”,“提纯”更适合普鲁斯特的方法论。普鲁斯特力图寻找到一条法则,他的做法就如同画家为他的画作涂上特别的光影以表达景物的经典特征一样,创造了属于他的找典型方法,这就是用“非自主回忆”方法,让过去重现。而这些重现的时刻,被普鲁斯特视为救赎的时光,其中欢乐居多,当然也有痛苦。而让过去重现的时刻,就是典型的时刻。其中,主体是被动的;它原本处于无法探测的深渊状态(例如,我们的胳膊和腿充满了这类沉睡的记忆),由于机缘巧合,它复苏了,就像一个幽灵呈现自身,“物”自己开口讲话。③

“典型时刻”就是表达生活本质的时刻,背后由相似意象支撑着。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相似意象是深描的一个实现机制。普鲁斯特指出,作家如同画家,为了获得概括性和真相的现实,需要像画家见过许多教堂才能画出一座教堂那样,通过接触许多人才能描述出一种感觉。普鲁斯特通过这种途径找到了“相似意象”的方法。这是一种特定的方法论,用以达到事物的深层,这个深层是一个深邃的苍穹般的存在,如普鲁斯特所说,它是由清新而光彩艳艳的印象构成;这印象下面埋藏着往昔的秘密,它们存在于那些被遗忘的日子里,而一次突如其来的巧合不容置辩地使它脱颖而出。④

之所以说它是“典型”,是因为它不是一次性的,但也不是遍地都是。典型可以用来描述普鲁斯特的“相似意象”的特点,也可以用来称呼本雅明的“灵韵”之特征。这说明找典型方法在研究的世界中普遍存在,但需要一双发现的眼睛,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赋予“典型”以新的理解;不同学者赋予“典型”的不同意涵,能够揭示现实的不同维度。从而,我们才能更进一步接近生活的真实和世界的真相。在社会学角度,借由普鲁斯特“找典型”的过程,可以帮助我们推进特定类型的质性研究。即,普鲁斯特所启发的质性研究类型不同于传统社会科学视野下的质性研究,而是一种费孝通先生晚年所提倡的人文社会学视野下的质性研究。针对 1979 年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的学科建设,费孝通指出,当时国内的社会学研究科学性有余,但人文性不足。但若后者孱弱,社会学就不能称其为“学”。后者的主要研究对象是

---

①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0 页。

② 格尔茨:《文化的解释》,第 1 章。

③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68 页。

④ 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第 7 卷,第 172、208 页。

人的精神世界,对此的研究需要突破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藩篱,转而寻求跨学科的启示,费孝通在这里提到文学方法的重要性,这便是文学普遍提供了描摹人类精神世界现象的文本,但又不擅长社会学的学理分析;而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对文学文本进行研究,可以更深入认识人类精神世界。当时国内社会学还缺乏这样的系统而深入的探索。①

在这个意义上,普鲁斯特提供的文学文本事实上就是一种人类精神世界的描述方法,而且他自己还创造了一种“找典型”的方法,如前所述,一方面其和社会学传统的“典型”方法研究相呼应;另一方面,普鲁斯特更溢出了这类研究,他的关注焦点不是社会/文化规则,而是人的生命规则。后者也是晚年费孝通所强调的,这便是社会学需要扩展传统界限,不要只聚焦于人性方面的社会和文化特征,而要找回人的生命本体特征。② 通过人性的整全假设,社会学家才能更加准确、全面描述人所生活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普鲁斯特的方法,恰是费孝通所提倡的人文社会学的一个注解。

值得指出的是,普鲁斯特的记忆世界也颠覆了社会学家涂尔干的弟子哈布瓦赫的集体记忆理论。哈布瓦赫认为,社会记忆是根据当下利益所构建出来的,它属于普鲁斯特所定义的“自主记忆”,是可以通过言辞清晰表述的逻辑世界。而普鲁斯特则强调“非自主回忆”,它是沉睡在我们胳膊和腿中的记忆,往往是潜意识的,但代表了更为真实的世界,且往往难以言传。也因此,文化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认为,普鲁斯特是口述史记忆的守护人。对于探索这种难以言传的精神世界,普鲁斯特所使用的(经由直觉、“相似意象”等途径的)“找典型”方法,为社会学学科推进相关质性研究提供了启发,至少在社会学视野下的记忆研究中可以践行这一方法(论)。

## “Finding Typicality”: The Enlightenment of Temporal Narrative for Qualitative Research

Liu Yaqi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Finding typicality” in temporal narrative comes from the superimposition of “similar images”, which enables a certain kind of reality or phenomenon that reflects the essence to have “double images”. Through this mechanism, it removes the subject's temporary prejudice and time itself, making this kind of reality have such characteristics as hyper-time, hyper-subject and hyper-reality. “Similar images” reshape “classic moments” through the method of involuntary memory, which is a common feature of the past and the present. Such a kind of method as “finding typicality” can be regarded as an important research method of temporal narrative, which constitutes an important enlightenment for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of social sciences. To understand our life and the world we live in, we don't necessarily have to follow the logic of generalization, but can instead adopt the method of “purification”, let “things” speak for themselves through “classic moments”, and discover the truth or essence of things without damaging the richness of experience. This method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the view of “expanding the traditional boundaries of sociology” which was put forward by Fei Xiaotong(费孝通)in his later years, and and also for the research of humanistic sociology.

**Key words**: find typicality; similar image; temporal narrative; qualitative research; Marcel Proust (普鲁斯特)

(责任编辑　管　琴)

①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年第 3 期,第 5—16 页。

② 费孝通:《个人·群体·社会——一生学术历程的自我思考》,《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 1 期,第 7—17+6 页。